



二娃

□黄洪琼

乡下老家河对面的二娃，没想到成了我家常客。

暑假第二天，晨光刚爬上老家的窗棂，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是个陌生号码。“喂，您好！”我习惯性地放柔了语气。“黄老师，我，陶二娃的奶奶，下学期他就四年级了，可他却不想上学了，你能否开导一下他吗？”电话是冯二姐打来的，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敦敦实实、皮肤黝黑的小男孩。

记得一次我在河边散步，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石桥边钓龙虾，黑乎乎的脸蛋，一看长相，我就猜出是陶家的娃。我远远招呼：“小帅哥，能帮我拍个照不？”那男孩却像受惊的兔子，立刻低下了头，一个字也不回我。我眼前又闪过河对岸的陶家老屋，想起了淳朴善良的陶老么，就是二娃的父亲。

多年前，陶家田边十几株樱桃树挂满玛瑙似的红果子，馋得我一把一把往嘴里送。忠厚老实的陶老么，一个劲儿地说：“慢慢吃，别着急。”最后满满一提篮樱桃，硬是死活没收钱。快过年时，听到河对面杀猪的嚎叫，馋劲儿还没过，陶老么就端来了几斤还冒着热气的坐墩肉……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冯二姐接着说：“他妈老汉常年在外打工，我们当爷爷奶奶的又没得文化，就想让娃儿多认几个字。”我脱口而出：“这样吧，暑假我常在老家，要不，你把二娃送到我这里来，我来开导一下他。”听我这么说，电话那头喜出望外，连说：“谢谢！”

午饭刚过，暑气正烈，冯二姐领着二娃来了。小男孩跟在奶奶身后，像个小小影子，头几乎要埋进胸口。我热情招呼

他们上楼，尽量放柔声音说：“二娃，告诉黄老师，你叫啥名字？”男孩嗫嚅着，声音含混得像含了颗枣。冯二姐赶紧接口：“陶聚峰。”男孩这才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眼睛却始终盯着自己那双沾着泥点的旧凉鞋。

我想，二娃不想读书，肯定是成绩不好。翻开二娃带来的《暑假生活》，作业本上的字歪歪扭扭，活像用扫帚又头胡乱划拉的，透着一股子自暴自弃的潦草，这哪是即将读四年级孩子的字？我压下心绪，铺开纸，说：“二娃，你怎么不想读书了呢？”二娃说学习成绩不好，更是做不起老师布置的作业。我想，如果单纯给孩子讲读书的大道理，孩子听不懂也起不到作用。我笑了说：“先不说读书的事，咱们先练习写字，好不好？”

孩子似乎很听话，他按我教的方法起笔、运笔、回锋。令我意外的是，二娃的手虽有些僵硬，但模仿得异常认真，那专注劲儿，像在雕刻一件了不起的工艺品。然后，我拿出一本《让学生学会抗挫折的100个故事》，选了一个关于输球男孩的故事读给他听。读到男孩因一次失败就扔掉球拍、自暴自弃时，我故意顿了顿，将目光转向二娃。他听得入神，眉头微微皱着。

轮到二娃读故事了。他的声音起初还算平稳，但读到少年一次次摔倒又爬起，汗水浸透了衣衫却不肯放弃时，他的声音开始发颤。当读到“山顶的风吹干了他的泪水，也吹散了他心中所有的阴霾”时，一滴滚烫的泪珠毫无征兆地砸在了书页上，洒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二娃猛地低下头，肩膀无声地抽动起来。我轻声问道：“二娃，你怎么了？”我既惊讶又不忍，是故事戳中了心事？还是两个多小时的专注让他疲惫不堪？

他没有回答，只有压抑的、小小的啜泣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弥漫。二娃像一只受惊后紧紧缩回壳里的小蜗牛，任凭我温言询问，始终紧闭着嘴。

第二天，二娃没来。我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猜测：是昨天哭鼻子觉得丢脸了？还是自己逼得太紧，让他厌学了？我有点后悔，也许该更耐心一些。第三天清早，还不到八点，我正在小院里侍弄花草，一个敦实的小身影像条灵活的泥鳅，“哧溜”一下钻进了院门，熟门熟路地就往楼梯口跑。“二娃？”我又惊又喜。

二娃脚步一顿，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嘴里终于挤出细小却清晰的一句：“我是来做作业的。”说完，头也不回地“噔噔噔”跑上了楼。望着那小身板，我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这闷葫芦，竟然自己来了！

往后的日子，二娃成了小院的常客。我不再刻意追问那天他落泪的原因，只精心挑选更多关于梦想、勇气和希望的故事。《受伤的核桃树》《迎接死球》……一段段文字温暖着那个沉默的世界。二娃依旧话少，但读书时，声音一天比一天清晰、响亮。他写的字，虽谈不上漂亮，但横平竖直，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又是一个清晨，我推开房门，赫然发现门槛边放着一个旧塑料桶，桶底十几只龙虾正活蹦乱跳。桶边湿漉漉的地面上，还留着几个小小的脚印，不用想也知道是二娃送来的。我蹲下身，看着那些奋力摇头摆尾的小龙虾，眼眶有些发热，差点流出了泪水……

这个暑假，我几乎都在乡下老家，而二娃也几乎天天来家里，不是向我请教《暑假作业》的题怎么做，就是要我教他练字。我问他：“你还想不想读书呢？”二娃说：“我现在想读书了，而且下学期我还要争取考个好成绩呢！”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会员)



远方的秋(外三首)

□李洪

听说
玉来和稻子早已回到家中
秋风又起
听说母亲坚守在向日葵左边
静待一轮圆月爬上东山顶

养

邀约母亲
逆风站在羊群走失的坡口
从无雨的谷雨前夜
直到立秋后
头发花白了
跟母亲的一样白

夜深

一个人在沧桑的镜面
种花，种半弦月
种开满桐花的乌桕树
种雕花窗，影子，蝶翅
种几声叹息，无色，深深浅浅

左右

我就突兀地
站在小路中间
左边是父亲的秧田
田埂上守着母亲新嫁时
栽种的酸枣树
右边是母亲的苕麻地
地东头紧挨着父亲年轻时
雕刻的吉祥石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洗衣歌(外一首)

□龙远信

大溪河是最大的倚仗
一小节细流，是洗过白云的水
洗过鸟鸣的水
洗过卵石和吆喝的水
最干净的水
现在，从一本民生记事本里流出来
洗衬衫，洗内衣，洗内裤
洗九龙坡的民心，洗红尘人间
……还有什么不能洗呢
这么干净的水，流过陶家镇
洗过清栖谷
水声淙淙，清可鉴人

走入户

走在一条阳光小路上，像蚂蚁那样
走在一条青草毯子上，像瓢虫那样
“我曾经有好多寂寞啊
如今一无所有”
在吴向阳的一句诗里
我们相视而笑，或者，相顾无言
无论初识、重逢，诗歌就是亲情
在西池田园，我们时而像一群鸟合之众
时而排成纵队，像听话的孩子
风和阳光合谋，把倒影影入池塘
我们的队形摇了几下
从蝉鸣的黄葛树下走过
从民俗闲散的连贯的片段走过
好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随意，放纵，像去走入户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巴黎地铁小插曲

□施崇伟

奥瓦河畔的晨光里，我们吃罢混准准备的早餐，面包、牛奶、煎蛋、蔬菜沙拉，简单却营养均衡。饭后，我们养足了精神，时差也调整得差不多了，便决定出发进城去。

下楼，沿河而行，穿过一座锈迹斑斑的古旧铁桥，再拐进一条寂静的小巷，不过几百米，地铁站口便张开它那略显陈旧的嘴，吞吐着匆忙的人流。路标清晰，手机地图精准，我们轻松汇入人潮，滑入站台候车区。

站台上人影幢幢，我在地图和站台间辨识着方向，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怪异地插入了我们三人之间。他伸手指了指我背着的双肩包，嘴里快速吐出一串法语，语调有些急促。我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以为出了什么岔子。

“他提醒我们小心背包，要把包背到胸前才安全。”静月迅速翻译道。

我这才定睛看去。他身形魁梧，浓密蜷曲的头发下，鼻梁像座小山丘，稳稳地立在厚实的嘴唇上方。眼神却是温和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切。他见我们听懂，咧嘴一笑，竟又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个皮夹，迅速翻开，里面一张照片赫然是穿着警服的他——“Policeman”，他清晰地吐出一个单词，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个“爱管闲事”的警察！末了，他匆匆转身走向另一个站台，还不忘回头，用眼神和手势再次强调：“当心小偷！”

4号线地铁呼啸进站，载着我们抵达Notion站。人流涌动，我们必须迅速换乘2号线。静月在前面，脚步飞快：“快点，

车要来了！”我紧跟着她，几乎是跑着下了台阶。站台上，长龙般的列车已经静静停靠。我和静月赶紧两步，在车门警示音响起的同时，侧身挤进了车厢。就在身体进入车厢的刹那，身后传来“嗤”的一声轻响，车门严丝合缝地关闭了。

隔着冰冷的玻璃，我看到站台上，那对瞬间被巨大惊慌攫住的眼睛，她似乎想抓住什么，但车门已无情地隔开了我们。

我的心跳猛地撞上嗓子眼，比她更惊慌。她极少出国，英语和我一样，只会蹦几个零星单词。我们昨天才踏上这片土地，她对这迷宫般的地铁系统完全陌生。更要命的是，我们只买了一张当地的无线宽带网卡，此刻正插在我的手机上。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失去联系。

列车咣当咣当地启动、加速，一头扎进幽深的隧道。黑暗瞬间吞噬了窗外站台的灯光，只有车厢顶灯惨白地照着。

“爸，别急。”静月摇了摇我的胳膊，眼神镇定，“她肯定会在原地等着的。我们下一站下车，立刻坐反方向的车回去找她。”

她的话像一根结实的绳索，把几乎溺毙的我从混乱的深渊里猛地拽回水面。我大口喘着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在这时，静月的手机屏幕亮了——是转发来的微信语音通话请求。那熟悉的提示音，如同天籁！

“喂，喂，你们在哪儿？”琨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急促，却奇迹般地驱散了我所有的失魂落魄。

原来，车门关闭将她孤身抛下的那一刻，站上一位值勤的女警目睹了全过程。那是一位肤色黝黑、身形健硕的女警。琨急得比手划脚，却怎么也说不清要去哪里。另一位女警也迅速过来帮忙。她们没有过多言语，其中一位迅速掏出你的手机，帮琨连接上了地铁站里的免费WIFI。网络信号亮起的瞬间，琨立刻拨通了静月的微信。

我们在约定的站台等待。下一趟列车进站，车门打开，琨的身影第一个冲了出来。我几乎是扑上去紧紧抱住了她，像找回了失散已久的珍宝。她脸上倒没有多少惊慌，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镇定和一丝得意。

“没事了，没事了。”她拍拍我的背，然后献宝似的举起手机，“看！”屏幕上是一张合影。琨白皙的脸庞上带着释然的笑容，亲热地挤在两个身着制服的女警中间。那两位女警皮肤黝黑，笑容朴实而灿烂，对着镜头比着大拇指。照片的背景，是地铁站嘈杂的站台。

我听着她的讲述，心里满是感慨：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却总能遇到热心人伸出援手，让旅途中的困境化险为夷。这不仅是一次地铁小插曲，更凝固了萍水相逢的援手在异国他乡烙下的温暖印记。旅途中的意外失散令人心慌，而陌生人的善意，总能在关键时刻，将我们重新黏合。

(作者单位：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